



中国汉传佛教的春夏秋冬



一方面对佛教自身来讲，不但产生诸多新的禅宗门派，而且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祖师得道开悟；另一方面，对外在社会来讲，佛教成熟的心性论思想，反过来促进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形成了体系更加健全的宋明理学，并因此影响了自宋朝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云门宗的永安契嵩禅师、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禅师，以及曹洞宗的万松行秀禅师。纵观他们对佛教发展的贡献，不难发现以下共同特征：首先，在思想理论的建设上，他们都比较强调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对于佛法与世间法之间的融通，他们往往也有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促成了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其次，在弘扬佛法的实践上，他们也比较注重对上层士大夫的影响，主动为佛教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围空间，并为佛教信仰在民间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阶段：落叶归根的冬季。在经历宋元两朝近四百年的发展之后，由于对经论以及对戒律的忽视，禅宗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并因此日益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便是明清时期净土宗的兴盛。关于这一点，有据为证：在净土宗十三位祖师中，仅有一位出现于宋元两朝的初期，而明清两朝却陆续涌现出了六位。即使是明清的禅师们，也大都提倡禅净双修，对净土的信仰亦是日益加深。由于在认识上通俗易懂，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净土宗遂获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欢迎，佛教也因此走出了僧团，走出了士大夫阶层，走进了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也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我们称之为落叶归根期。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云栖株宏、蕅益智旭两位大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主张融合教、律、禅各宗，勤修净业，导归净土。这样一种特征也使得佛教于民国时期，在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时候，能出现各宗短暂的复兴，以及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出现。

截至新中国成立，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发展，经历了生根发芽、繁荣鼎盛、开花结果、落叶归根等春夏秋冬四季，也因此完成了一个轮回。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发展、政治上日益开明之后，对文化繁荣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状况也预示着佛教发展春天的到来。但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下，佛教能否走上健康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发展轨道，是摆在每一位佛教徒面前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鉴往可以知来，回顾过去佛教的发展历程，当给予我们弥足珍贵的启示：

首要的一点，就是新的语境下如何对经典进行诠释的问题。就像当时佛教传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语境，若是诠释不恰当，就会产生诸多误解，乃至最终遭到

遗弃。这样一来，后面所有的过程都将变成子虚乌有。今天，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同样是在中国，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经典的内涵有它永恒的意义，但其中的内涵如何用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的语言加以描述，如何用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时又如何对出现的诸多新事物加以研究，并给予符合经典内涵的诠释，这些都是重新解读经典时要面对的问题。希望能够掀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经典的热潮，从而赋予经典鲜明的时代气息，让经典的时代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当然，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对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佛教如何走向全球化的问题。过去佛教在中国，面对的还仅仅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今天，佛教要走向全球化的时候，所面对的就已经不再是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也已经完成了，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汉传佛教如何与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的问题，以及佛教如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问题。这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命运，消极等待的结果自然不堪设想。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经主要的翻译都是由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西域诸国僧人完成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佛教能否在中国扎根都还是个未知数。这也就告诉我们，如果希望佛教走向世界，就要主动走出去，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尽可能多地借用他们本土的文化，并以符合他们语言和思维习惯的方式，翻译他们读得懂的佛经，从而慢慢让佛教在世界每一个区域扎根。我想，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该担负的一种神圣使命。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完成，佛教蓬勃发展的机遇才会随之而来。（学诚法师）

圣凯法师净土论

弥勒菩萨

弥勒，梵名Maitreya，巴利名Metteyya。又称梅且丽耶菩萨、末怛利耶菩萨、迷底履菩萨、弥帝礼菩萨。意译作慈氏。(1)修因时，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所以以慈为作。据传此菩萨欲成熟诸众生，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这可以从弥勒的本生谈《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即有弥勒菩萨因地修慈三昧而不食肉的记载。(2)《华严经·入法界》：“或见弥勒最初证得慈心三昧，从是已来，号为慈氏。”(3)由此经文可知弥勒菩萨最初因地发慈心，修慈三昧，从此之后，生生世世常以弥勒为名。慈是四无量心中之首，此慈如如来种中生，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

释尊预记弥勒菩萨将于未来人寿八万岁下生成佛，这思想从小乘佛教即已流传，《长阿含经》的《转轮圣王修行经》、《中阿含经》的《说本经》等都有记载。本来，弥勒菩萨比释迦牟尼早发心修行，而因为释尊精进勇猛的缘故，所以却反而比弥勒菩萨早成佛，这就是经论中所说的难行道与易行道。如《大宝积经》的《弥勒菩萨所问会》说：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佛国、庄严佛国，我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然彼弥勒，修菩萨行四十劫，我时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由我勇猛精进力故，便超九劫，于贤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4)

由此可见，在因地修行时，释尊以度化众生为主，弥勒以摄取净土为主，开显出二种菩萨行：一为信愿的净土菩萨行，一为悲济的秽土菩萨行；这也是易行道与难行道的差别。《弥勒菩萨所问会》又说：“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舍施手足头目，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集无上正等菩提。”(5)所说的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即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说：昼夜各三，正衣束礼，下膝著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言：我悔一切过，劝助众道德，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6)

这说的即是礼敬诸佛、忏悔、发愿、随喜、请佛说法、请佛住世、随顺佛菩萨学，与普贤十大愿王略同。这是易行道，易行的意义，即安乐行，以摄取净佛国土为主，所以是多集佛功德的净土行。但是，易行道难于成佛，难行道反而容易成佛，所以释尊比弥勒菩萨早成佛，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释尊的难行道富于大悲的精神，值得众生仰慕、赞叹，但弥勒的易行道更契合人性，因人性中多怯懦、贪逸。在初期大乘思想中，秽土修行胜进净土修行，重视现实世界的净化，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人类重视现实世间的净化，这是人类共同的要求。印顺法师认为弥勒与“明月”有关，明月是黑暗中的光明，代表着清凉与光明，为佛弟子的理想。(7)《弥勒大成佛经》赞颂弥勒说：“光明大三昧，无比功德人。”接着说：“南无满月……一切智人。”(8)这是以满月的辉光，形容弥勒的确定。《弥勒菩萨所问经》也说：“遍照三昧，普光明三昧，普遍照明三昧，宝月三昧，月灯三昧。”(9)由此等文句，可证明弥勒与月亮的关系。印顺法师说：“这象征此界是五浊恶世，苦痛充满，惟有弥勒菩萨的慈济，才是黑暗的光明；这难怪佛弟子祈求弥勒

菩萨的人间净土的实现了！”(10)这是用月光来象征弥勒菩萨的圣德。

在《阿含经》中，除了成道前的释尊以外，弥勒是唯一提到的菩萨。廖闻鹏的《净土三系之研究》说：“从佛教史看，弥勒是唯一一贯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菩萨，遂成为大乘菩萨道的典型人物。”(11)《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说：具凡夫身，未断诸漏……此人今者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佛记此人成佛无疑。(12)弥勒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并不是没修行的人，相反地，他开示出菩萨在五浊恶世中的修行，不应专门修定断烦恼急于己之解脱而落入小乘，而应该重于利益众生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功德，这是注重现实世界、积极救济的菩萨精神。弥勒不但是菩萨道的典型代表，最重要的他是将来成佛的补处菩萨，与娑婆世界因缘深厚，便成为佛弟子倚仗的对象。同时，弥勒虽然生活在天上，但同在欲界，所以比较容易亲近，于是便有上升兜率天问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由于物质极端发达，人们成为机械的奴隶，人们对世界抱着恐惧与不安。在现代美国的哲学家摩里斯所著的《开展的自我》中，为了使人们向创造的生活进步，应该采取那一条道路，征诸过去的历史，他选择了十三条道路，征求学生的意见，测验的结果是“弥勒之道”占全体百分之四十。同样美国的文明批评家曼福特说：古代佛教徒所预言的“弥勒”时代，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13)无论是古代的人们，还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弥勒的清凉与光明都翘首期盼，所以提倡弥勒净土是现代佛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圣凯法师）

注释：

- (1)《佛光大辞典》(第七册)，64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据佛光山出版社1989年6月影印。
- (2)《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大正藏》卷3，458a。
- (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9，《大正藏》卷10，435b。
- (4)《大宝积经》卷111，《弥勒菩萨所问会》，《大正藏》卷11，629c。
- (5)《大宝积经》卷111，《弥勒菩萨所问会》，《大正藏》卷11，630a。
- (6)《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大正藏》卷12，188c。
- (7)印顺法师《净土新论》(收于《净土与禅》)，1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0年。
- (8)《弥勒大成佛经》，《大正藏》卷14，428c。
- (9)《大宝积经》卷111，《弥勒菩萨所问会》，《大正藏》卷11，628c。
- (10)《净土与禅》，18页。
- (11)廖闻鹏《净土三系之研究》，17页，台北佛光出版社，1989年。
- (12)《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正藏》卷14，418c。
- (13)香川孝雄《弥勒思想的展开》，《弥勒净土与菩萨行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69册)，43页，1979年。

明贤法师：不可不知——

“金刚不坏”和“木乃伊”不是一回事

编者按：自从英国《每日邮报》曝出荷兰发现一尊千年佛像内藏一位打坐和尚，这则新闻在国内各大新闻平台被高频转载，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后续事件。但是在报道中，无论外国媒体还是中文平台，包括大陆诸多纸媒与电视台，在解读具体事件时往往措辞很不妥当，不是等同于木乃伊，就直接称为尸体，另有一些报道直接表示肉身不坏是因生前服用防腐药所致，凡此种种，都是因为对于佛教金刚不坏之身缺乏必要了解。

《荷兰时报》的一则新闻得到国内各大新闻平台的高频转载，新闻的主题是：荷兰发现一尊千年汉僧“装金肉身像”，佛像内端坐打坐僧人。但是《荷兰时报》的报道原文，反复使用“mummy(木乃伊)”一词来称呼这尊金刚不坏真身像。虽然从外在形态来看，“金刚不坏”和“木乃伊”都表现为长久的肉身不腐，但造成二者“不朽”的原因却迥然不同。因此，将佛教金刚不坏真身像称为“木乃伊”，实则犯了常识性错误。

汉传佛教“金刚不坏”迥别于“木乃伊”

报道中这尊金刚不坏的肉身像陈列于荷兰鹿特丹世界博物馆，据学者考察是11-12世纪间禅宗六全禅师的真身。而英国《每日邮报》这样报道：科学家发现一尊千年佛像内，竟端坐着一位打坐僧人。无论是称其为“木乃伊”还是作“僧人藏于佛像中”论，都显示了西方科学家对于佛教肉身不坏成就缺乏基本的常识。

“木乃伊”一词，源自波斯语 mumiai，意为“沥青”，通常指人们用特殊的防腐香料对遗体进行特殊处理，使其长久保存不腐坏得到的结果。比如在埃及，人们先把遗体中的内脏取出，再将其浸在防腐液里溶去油脂，洗掉表皮，然后把遗体取出晾干，在体腔内填入香料，体表涂上树脂，以免接触空气和细菌，然后用布把遗体严密包裹起来，制成木乃伊。

而依照汉传佛教的传统，“金刚不坏”是指具有特殊修行成就的僧人圆寂后，遗体未经摘除内脏、药物和风干等特殊处理，以坐缸等方式，经数年后仍然能得到保存完好的肉身。肉身的不腐只是“金刚不坏”的物质现象，而造成“不坏”的根本原因并非人为的技术处理，也非外在环境条件使然，而是由佛教高僧的特殊愿力和戒定慧功德所成就。

也就是说，木乃伊以及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肉身不腐现象主要是依靠外力达成，而佛教的“肉身不坏”则是自力修行成就的结果，二者有着根本区别。



因此，在佛教里，“金刚不坏”是更为准确的称法。“肉身不坏”侧重于表达物质现象，而“金刚不坏”从字面上就揭示出成就的不同寻常。历史上的木乃伊、尸干乃至道教修行所展现肉身的不腐，依然没有出离生死无常的范畴，而“金刚不坏”说明修行人的成就打破了无常与常的局限，以“金刚”喻肉身不坏是不生不死的外在示现。“金刚不坏”的成就者并没有死亡，而是处于甚深禅定中，他们以殊胜的修行功德保留自己的肉身，以特殊愿力与众生结善缘、度化众生，因此也被称为“全身舍利”、“肉身菩萨”。

需要注意的是，不依赖人为条件成就“金刚不坏”，并不等于“金刚不坏身”在任何非正常情况下依然刀枪不入，“无需特殊处理可得成就”不能在逻辑和事实上等价于“人为破坏是成就的必要条件”。因为，菩萨内证法性，超越了生死无常，肉身不坏只是对众生所作的示现。在轮回众生眼中，其肉身作为物质层面的显现依然要遵循无常的规则，任何人为的破坏和非正常条件依然能造成菩萨肉身的损坏。

所以，佛教信仰存在的地区有时依然会对重要僧侣乃至宗教领袖圆寂后的肉身进行特殊的技术处理，或对已经成就“金刚不坏”的修行者进行真身保护，那是出于宗教需要，而非成就“金刚不坏”的必要条件，唯有修行的戒定慧功德才是根本原因。

汉传佛教中，有太多这样的肉身菩萨，最著名的是六祖慧能大师和明代憨山大师的金刚不坏真身像。著名的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也以肉身菩萨闻名。许多肉身菩萨往往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示现。比如，当代成就的某位肉身菩萨在出缸后，依然保持弹性和头发的生长；近日蒙古发现的200年前的肉身菩萨依然处于甚深禅定中，一度体温上升；历史上还出现过寺院所供奉的肉身菩萨下座经行的现象。这些令人惊异的现象是诸佛菩萨留给众生的宝贵遗产，我们有必要对此具备最基本的了解。